

第〇九六冊

方輿彙編

職方典

懷慶府部

河南府部

(卷)

四十五

四十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百二十五卷目錄
懷慶府部紀事一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五卷

懷慶府部紀事一

懷慶府志夏王禹元年壬子帝即位頌夏時於邦國

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蒞訟

商帝癸二十六年商滅溫

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

周泰晉唯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唯戊午王

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又曰時厥

明王乃大甸六師明晉衆士

武王伐紂渡河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為

赤烏

武王伐紂事畢從河陽南渡河至洛州西歸鎬京

穆天子傳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於河上癸未至於

野王甲申天子北升於太行之際而降休於兩柏之

下天子求念傷心乃使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

士冀豫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

子不樂出於求思未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

又流涕

幽王五年皇父作都於向

魯隱公三年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單就公政鄭祭

足率師取溫之麥

隱公八年齊人平宋衛於鄭秋七月宋公齊侯衛侯

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十一年王取鄆劉爲邾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溫原絳樊臨鄭攢茅向盟州陘墮懷懷十二邑俱在鄭境

桓公七年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

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邾

莊公十九年五大夫奉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樊皮畔

王命虢公討樊皮虢公入樊執樊仲皮仲皮樊今在樊城

僖公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

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太叔之難王出適鄭處於汜太叔以隗氏居於溫王

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鄆父告於秦秦伯師於河上

將納王孤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

侯辭秦師而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迎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囂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多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於溫天王

狩於河陽王申公朝於王所

晉文公敗楚人於城濮及還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

土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五卷懷慶府部

土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士相平禮
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荀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帑之服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懸矢百珪鬯一卣虎賁三百
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謂叔父敬服王命命叔父敬服王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王王命命叔父敬服王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陳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樊王室
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除其師無克祚國
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
也能以德政

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齊武子爲輔鍼莊
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
齊僉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實諸深室齊子
職納棠儻焉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
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
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周書曰殲
戎殷此類之謂也

警守而下會於渙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邪宣公莒
鞏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
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黃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

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
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晉

敬王四十二年丹水壅不流

元王六年丹水三日絕不流

威烈王五年丹水出相反擊

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將以城成周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
還卒於甯

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八年樂祁歸卒於太行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於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

夫皆曰不可邵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
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周烈王六年魏敗趙師於懷是年趙成侯韓懿侯伐
魏葵

顯王九年秦師伐鄭次於懷

慎觀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

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
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

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
而攻南陽

赧王二十六年秦司馬錯伐魏取軹及鄧

穰侯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
取城大小六十餘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

趙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齊湣王伐宋民散城不守宋康王奔魏死於溫

四十年秦穰侯伐魏走芒卯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懷懷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攻大行道絕之

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趙戰不利秦王自入

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

秦始皇六年秦拔衛濮陽衛元君角率其支屬徙居

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十八年端和將河內兵伐趙

二世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二年章邯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內

漢高祖既定魏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

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曹參從漢王出臨晉關

至河內下修武

高祖二年項羽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玉關北

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

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
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邯鄲中鄭忠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

項羽以陳平爲武信君擊降殷王卬居無何漢王攻

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仗劍

亡渡河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說之

使監諸將南渡平陰津

傳寬從擊項藉待懷

武帝建元六年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舉上賢而

釋之

王莽時濟水枯竭

東漢時岑彭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

歆欲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

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

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貴歆以爲鄧禹軍師

蕭王將北征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費并關

中而未知所寄拜鄧禹爲前將軍軍中分麾下精兵二

萬人遣西入關蕭王親送至野王鄧禹既西至其關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進圍安邑

光武將北徇燕趙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軍河上與

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與李軾書軾

報書曰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
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拔上黨南下河南成阜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具以奏聞又渡河擊朱鮪鮪走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位

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舞陰王李軼據河內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可再舉蕭何禹曰寇恂兼優文武有御衆之才非恂莫可守河內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耿純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遇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噪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純後從擊王郎墮馬折肩遁還詣懷宮

劉隆爲更始騎都尉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其拒朱鮪李軼等姚期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期輻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益力遂破走之岑彭鎮河內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彭爲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光武即位拜岑彭行大將軍事與馮異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令彭往說之鮪即許降後

五日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名見之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吳漢於建武二年春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鄉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陳俊於建武二年秋爲彊弩大將軍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敗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何在永離席叩首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二日而兵不下開東長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末爲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

伏隆於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徵范升詣懷宮拜議郎祭遵於建武二年與諸將入其關南擊弘農厭新柏華等賊

建武六年休諸將於維陽分軍士於河內明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枝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還宮

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辛巳帝幸樂陽巡行河渠遂渡河登太行幸上黨章帝建初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辛丑帝耕於懷

安帝永初二年春河內饑是年河陽城中失火燒殺千餘人

五年先零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安帝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寇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甲午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

桓帝延禧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靈帝建寧三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何進將誅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獻帝初平元年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討張讓等卓未至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却帝走小平津卓將其衆迎帝還宮

民之心而開奸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卻不從邊山之民果亂或徒或爲寇鈔

曹操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冀州牧韓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河陽

初平二年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揚往歸之於扶羅切

揚以叛董卓以揚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初平二年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遣使詣河內

太守張揚欲假途而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操

天下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若事有成未爲深分揚

乃許之

李郭之變車駕過砥柱出孟津到太陽幸李樂營河

內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乙亥帝幸安邑乙

卯張揚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張

揚還野王

建安元年董卓承張揚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

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韓暹攻董卓承還野王後早

蝗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其關下軹道

張揚以食迎道拜大司馬

建安三年曹操擊呂布於下邳河內太守張揚素與

布善出兵東市遙爲之勢揚將楊醜殺揚以應操別

將駐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四年春駐固屯射

犬曹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使河內太

守繆尚留守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

大城渙仁與樂進干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

犬降操還軍救舍以魏種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初操舉种孝廉兖州叛操曰唯魏种不棄孤也及聞

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而用之

公孫瓚大破黃巾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萬兩

奔走渡河瓚因其牛濟薄之賊復大敗死者數萬流

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

大振瓚常曰昔我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

指揮可定

河內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

民罪負便收之考績錢穀贖罪稽遲則滅夷宗族以

崇威嚴溫人常林叔父橐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

舉宗惶怖不知所貴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

縣胡毋彪曰王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郡鄙郡表

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唯所擇用今主上幼冲

賊臣虎據華夏震懷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

之賊扶王室之後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

征不提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

廷崇立功名乎君其策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

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晉武帝泰始二年風凰見河南山陽

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

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

請爲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畢鴈屬預曰非君此

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武帝太康五年限石於河陽及溫各二

太康六年限石於溫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及成都王穎等舉兵討趙王

倫倫遣兵拒之穎帥諸軍星行倍道出其不意大戰

於淇水倫兵大敗棄軍南走成都王命溫縣舉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

惠帝大安元年九月丁丑次於河陽

二年成都王穎以陸機等軍南向洛陽列軍自朝歌

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帝屯於河橋

瑯琊王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國穎先勸關津

無得出貴人磨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

來以鞭拂磨而笑曰舍人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

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后氏俱歸國

蕩陰之敗成都王迎帝於鄴王浚東廐公騰起兵討

穎候騎至鄴鄴中大震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奉

帝南奔至溫將謁陵帝喪輿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勒司空越起兵討

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率義旅奉

迎天子還復舊都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

王璜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率甲士三萬西屯

蕭城屯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

以城領豫州刺史喬以非天子命發兵拒之太宰顧

聞山東兵起甚懼使成都王穎領將軍劉襲石超王

闡據河橋爲劉喬繼援劉弘遣喬及越書欲使解怨

釋結同獎王室皆不聽越弟平昌公模自都遣將軍

宋胄趨河橋太宰順使郗輔殺張方送方頭於越以

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裏西走模遣前鋒督護

馮嵩會宋胄逼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璜城

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羣

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琨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

陽

懷帝永嘉二年漢王劉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軍南據太行王彌至洛陽王衍遣諸將屢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入平陽劉元海使隨劉曜寇河內漢楚王聰始安王曜及將軍趙國河內太守裴整於懷詔將軍宋抽救懷石勒與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劉曜圍魏浚於石梁兖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

劉曜攻河內太守郭默於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糧於曜曜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沉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張堅帥五百餘騎詣長安過矩督矩說堅使擊漢兵里見不戰而走默遂帥衆歸矩

劉聰攻河內石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迎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之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

傳祇以司空持節都督諸軍事懷帝時洛陽陷沒傳檄四方徵義兵祇自屯孟津小城

元帝建武元年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至韓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劉勰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榮帥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劉聰使劉象等代趙固次於小平津晉李矩使郭默

郭誦救固遣耿稚等潛濟襲榮榮不爲備衆驚潰死傷大半榮走保陽鄉稚等據其管搜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榮見稚等兵少收餘衆攻之漢主聰使范隆帥騎助之與稚等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稚等突圍奔虎牢

石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

劉曜攻石生於金墉分遣諸將攻河內野王太守尹矩降之

石遵聞李龍死屯於河內姚弋仲蒲洪石閏等討梁續還過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末年昏惑爲張豺所誤今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乎遵從之遵自李城舉兵趨鄴杜洪據長安符健欲取之乃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溫牛夸爲綏集將軍戊懷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行至孟津爲河梁以濟道弟雄帥衆自潼關入兄子菁率衆自軹關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不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率大衆隨雄而進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日取之必矣何爲

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類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夜行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榮陽恪存撫降兵給其廩食

秦河內太守王會以郡降於燕

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於裴氏堡

呂護復叛降燕燕人救之使攻洛陽晉援兵至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段崇收軍北渡

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布軍於孟津

慕容德等勸慕容垂殺秦王堅垂不聽其子農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言於堅曰北鄙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安輯之堅許之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筏以渡使典軍程問衣已衣乘已馬與僮僕趨河橋伏兵發問馳馬獲免

慕容垂請討翟斌長樂公丕配垂兵一千遣符飛龍爲之副飛龍曰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謀之主問亮李崑以其謀告垂垂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殺符飛龍濟河焚橋問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渾譚集兵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

慕容垂遣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農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世祖崩宋檀和之等北伐令昌黎公元遼屯河內

高祖孝文三年太上皇南巡至於懷州所過問民疾

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

高祖幸嵩嶽太子恂謀奔代高祖還廢爲庶人置之

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飲食所供粗糲饑寒而已恂

頗自悔過李彪密表告恂謀逆高祖使邢巒與咸陽

王禧齋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殮以粗棺常服瘞於河

陽城

高祖使宇文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

以東拒黃河千里爲牧地遂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

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

高祖太和十七年九月車駕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

四州之民百人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

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饒寒孤獨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疋孝悌廉義文武忠求者

皆以名聞

高祖十七年十月帝將南伐詔造河橋

太和二十年九月戊辰車駕閱武於小平津

京兆王愉謀逆被執徵赴京師至野王愉語人曰雖

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至尊於是歔歔

流涕絕氣而死

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孤矢臨原代遠弦動羽馳

矢鏃所建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

神藝夙茂巧會騁虞之節妙盡聖圖之儀威稜攸疊

魁兇懾氣才猛所振勁怒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

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官永彰聖藝

爲之辭

肅宗時尚書崔亮奏河內郡王屋山鑛針一斗得銅

八兩往昔銅官舊迹見在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

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

元叉亂政元略舉兵討之戰敗亡抵故人河內司馬

始寶始寶與略縛荻夜渡孟津

魏明帝崩爾朱榮舉兵晉陽至河陽欲立長樂王子

攸蓋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遂用徐紇計

遣李神軌率衆拒之別將李先護鄭季明守河橋費

穆屯小平津榮至河內遣王相密迎于攸四月子攸

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南濟河即帝位先護季

明開城納之神軌聞北中城不守即遁還徐紇鄭微

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

於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沉之河至陶渚

引百官集於行宮西北責以罪因縱兵殺之死者二

千餘人

魏莊帝建義元年夏四月丙申夜渡河會爾朱榮於

河陽

莊帝在河陽楊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

爾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

縣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

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未安二年春詔

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武牢

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爾朱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上黨之長子與駕於是南趨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景亦渡河會軍駕幸河內元驚從駕北巡既到河內欲入城驚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遣帝從之前至長子六月己丑儀同三司費穆爲顯所害壬寅克河內

元顯入洛朱瑞啓莊帝北巡賈顯度及顯度弟智渡河赴行宮於河內

元顯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元延明孝莊時以大中大夫兼尚書令大司馬受元顯委寄率衆守河陽

元顯入洛爾朱天光會榮於河內

爾朱榮與元顯相持於河上陳慶之守北中城顯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

顯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遑顯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將爲還

計楊侃曰未聞明大王登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軍復帝基乎夫兵散而

復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古今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

之利矣若令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伐民材惟多縛後間以舟楫洽河廣布令數百

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顯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

與侃等遂於馬渚南渡破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

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楊樹具船以濟王師元顯入洛宇文貴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

元顯聞河內不守親率百餘出鎮河陽特遣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顯隔河相望

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顯聞延明敗亦散走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帝還洛陽

高乾以金紫光祿大夫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莊帝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親送於河

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翼部豪傑能令士卒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拔劍

起舞誓以死繼之莊帝謀殺爾朱榮遣武衛將軍奚毅等率兵鎮北中

城是夜爾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攻河橋擒毅等於塗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邑

都督李苗以大船焚河橋世隆退走詔大都督源子恭率兵騎一萬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詔以世隆

北叛河內固守其在城督將文武普加二級兵士給復三年既而爾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殲子恭

所部都督羊文義赴五龍降兆子恭奔退爲兆所破時安豐王延明率衆守河橋爾朱兆爾朱度律自富

平津上率騎涉渡以襲京城斛斯椿與爾朱仲遠度律北拒齊獻武王敗於韓陵

椿遂倍道兼行入北中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尋擒天光度律於河橋西北

神武執政徙洛陽石經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投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

東魏靜帝天平元年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西魏後廢帝二年四月高歡既敗爾朱氏車駕至河陽遜位於別邸

魏帝下詔罪狀神武神武亦勒馬宣告曰昔趙執典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斛斯椿而已以

高昂爲前鋒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周文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

而主上以萬衆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神武至河

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即日魏帝遷於長安

高仲密之叛張亮與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鎮頭

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火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

天平元年將南征發河南兵增宿衛守河橋東魏元象元年七月神武西討魏帝及周文並來赴

救神武馳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毀金墪而還

齊神武圍玉壁別命侯景趣齊子嶺楊樹鎮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擣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

不安遂退還河陽後樹攻破黎陽獲東魏將李顯復鎮邵郡

周蔡祐大統初周太祖戰於河橋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

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

西魏大統二年怡峰與李海守金墉時東魏圍洛陽宇文泰至圍解峰即與東魏戰於河橋

大統三年司馬裔大軍東征率所部從戰河橋

大統四年寇洛從周高祖與東魏戰於河橋

大統四年李弼從周高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阻絕於地脫其旁有馬因躍上得免

大統四年達奚武率騎一千爲周太祖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夕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

大統四年周太祖率輕騎追侯景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陳崇從周太祖戰於河橋

惠文帝四年若干惠從駕東巡與齊神武力戰河橋敗之大敗降卒

武定初齊高祖與周文戰邙山旗幟盡赤西軍盡黑

葛母懷文曰水能滅火不宜赤對黑遂改緒黃時稱河陽橋

周文入寇洛陽高祖使斛律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

暴顯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渾城

皇建中齊孝昭於河內置懷義等倉屯以給河南之費

齊世祖河清二年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成於軹關三年九月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楊樹入軹關冬十一月太尉婁叔大破周宣於軹關禽楊樹

信都芳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鑿坑坎常語人云算歷元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祖庭謂芳曰律管飛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置意十數日便報庭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草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

北周保定四年大軍圍洛陽詔擲出軹關擲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復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擲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擲軍擲敗遂降於齊

齊唐邑字道和明敏有才幹從武成幸晉陽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末橋義軍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從之

齊武平六年周師入洛屯邙山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末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渡中渾二旬不下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

周建德四年武帝東征令李穆別攻軹關及河北縣重破之後以帝疾班師

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令盧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周建德四年詔暴齊氏遇惡親率六軍衆六萬直詣河陰別遣將帥衆五道並進以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六年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乃於河陽等六州置總管府以滕王迪爲總管

北周武帝宇文邕宣政元年正月辛卯幸懷詔於懷

州置官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尉遲迥之嬖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長史李柁上密啓云大將衆士彥宇文忻崔弘禮並受迥饋金軍中慍恠人情大異高祖得啓深以爲憂與鄭譯欲代此三人李德林

尉遲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隋文帝徵兵討迥以韋孝寬爲元帥迥遣所署開府衆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至鄙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以韋孝寬代之孝寬疑其有變既至湯陰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給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衆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可供設豐厚所經停置以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恐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遣東京官司司許稱還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尉遲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韋孝寬擊破之進次懷縣末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難撲完固迥至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

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服取今以扶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即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顯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

尉遲迴之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兵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高顯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一人辭母云忠孝不能兩兼歎歎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筏頗預為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

尉遲迴之變宇文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與楊文思等破迴將李侗軍於懷州又與諸將擊尉悱於永橋述先鋒陷陳俘敵甚衆

尉遲迴遣兵圍懷州和洪與宇文述擊走之又破尉悱於武陟每戰有功拜柱國

尉遲迴之變梁士彥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迴軍相對令家人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遂至草橋

尉遲迴之變宇文忻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帝令高顯馳驛監軍與顯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迴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

尉遲迴之變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迴高祖拜楊素大

將軍發河內兵擊曹破之

平陳之後王韶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趨河陽與大軍會

隋高祖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懷郡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置河陽等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高祖仁壽二年河北大水

七年底柱山崩雍河逆流數十里

煬帝大業元年即位漢王諒起兵遣其將蔡良自滏口循黎陽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鑿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蔡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走其衆大潰

大業三年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飲極歡

大業四年幸汾陽宮次河陽鎮

楊元感起兵黎陽將襲東都以河內郡主簿唐祿為懷州刺史唐祿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尚書

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

楊元感反宇文述從征遼東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討之

楊元感反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以禦之

李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

王世充營洛北悉衆擊李密密擊之大潰死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時雨雪尺餘士卒衣既濡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於是隋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等各舉所部降於密

李密自溫縣歸金墉城王世充悉衆來戰密敗績引騎而遁時王伯當守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隗無功諸君必保富貴衆咸然之遂歸朝

堯君素守河東唐呂紹宗攻之甚急行李斷絕君素為木鸛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

盧賁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屬鹵民賴其利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百二十六卷目錄

懷慶府部紀事二

懷慶府部雜錄

懷慶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六卷

懷慶府部紀事二

懷慶府志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將王君廓帥衆來降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

李密將入朝至溫開元文都等死乃還金甌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

充遣其兄子君廓使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十餘級五月王世充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洪基

將兵救之甲申行軍總管劉洪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王世充陷殷州陟州

刺史李育德死之

賊帥李文相號李商胡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潭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時唐李世勣以其父蓋爲寶建德所擄遂請降繼以謀掩殺建德乃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泣謂世勣曰建德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

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建德將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且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勣與旦連營聞已有備遂與郭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

凌敬說寶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建德不能用

懷州總管黃君翰擊王世充太子元應於西濟州大破之

秦王世民督軍攻王世充寶建德將兵赴援軍於成臯築宮板渚屈突通等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高祖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充遣宋王泰鎮懷州十二月宋王泰乘河陽走其將趙鳳等以城來降

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世充遣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糧道懷州總管黃君翰自河陰攻迴洛大軍屯北邙連營以迴之甲辰黃君翰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復其將達奚善定斷河

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武德四年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毀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十一月辛卯如懷州乙未獵於麥山

貞觀十六年正月懷州河清

貞觀十八年遣使巡問懷州高年宴賜之

高宗咸亨二年於河陽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二十二年復因舊基置之

高宗末隆二年七月河溢壞河橋

高宗弘化元年河溢壞河陽城

武后如意元年八月河溢壞河陽縣

二年五月河陽孟州大水

如意中濟源路敬家水碾柱將壞易之爲新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武后長壽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

武后久視四年稅天下僧尼作大象於白司馬坂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歷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現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

勞役之勳順諸佛慈悲之心需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現在果報監察御史濟源張廷珪亦上疏切諫太后爲之罷役仍名

見廷珪深賞慰之

武后聖曆二年秋水溢懷州漂千餘家

元宗在東都御五鳳樓饗宴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

以聲樂集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謂宰相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以刺史爲散官

元宗開元六年賜懷州父老帛

元宗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先令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許稱獻俘以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候於河陽橋

安祿山反封常清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顏杲卿起兵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祿山將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南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二年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

鎮西北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

肅宗乾元元年安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二年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投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乾元二年二月九節度使之兵潰於鄴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警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薦饑不如守河陽賊至并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韓遊瓊將五百騎前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

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投秀實率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三月史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兵馬副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餒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河朔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耶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強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保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衆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衆史思明領軍濟河取汴州乘勝攻鄭州李光弼整衆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陽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遂移牒河南尹使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

五百騎殿時思明兵已至在橋光弼當石橋而進及日暮乘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閣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騎其後退屯白馬寺乃築月城於河陽以拒光弼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視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候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丈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既果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

橋上發砲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

史思明見兵敗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顓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顓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顓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顓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率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賊將周摯舍南城并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

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謂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我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聲破之

周摯復引兵趨北城李光弼遣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踞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其擇利而戰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鞘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軍前死於敵我自頸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箭未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處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瑒王季泰授其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

明不知擊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論惟貞請銳卒數千擊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儀同三司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光弼迎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一千五百餘級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上元二年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光弼不得已使李抱玉守河陽與史思明戰於邙山官軍大敗光弼走保開喜抱玉亦棄河陽走河內懷州皆沒於賊肅宗寶應元年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進討史朝義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以副适戊辰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辛未朝義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大破朝義於橫水官軍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許叔冀王仙等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格守之代宗大曆十一年三月河陽軍亂逐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德宗建中二年馬燧討田悅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平將兵會之建中四年李吉甫以爲汝州并截東都河陽宿兵本

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及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百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德宗貞元四年七月自陝至河陽及溫河水盡黑順宗永貞五年夏河陽蝗蝗害稼

憲宗元和十一年東都奏盜焚柏崖倉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河水赤三日

文宗開成元年河陽軍亂節度使李詠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詠二千大掠數日方止詠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特所結交所至食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貶詠澧州長史

武宗會昌三年澤潞帥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五月命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萬善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王元逵為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王茂元合力攻討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二千拒之八月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

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規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景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率衆棄城走都虞侯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

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開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入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李德裕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合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處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

王宰軍萬善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懣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

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塞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遂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會昌三年秋以河陽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捍敵斯供饋餉而已

會昌四年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劉稹初拒命杜牧上李德裕書有曰若使河陽萬人為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義

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僖宗乾符五年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衛官闕

黃巢之亂分司李礞罕尚書印走河陽黃巢之亂遣孫儒秦宗權拔河橋遂取河陽焚井邑

殺人流尸於河

僖宗廣明元年黃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果發兵拒之衆皆棄甲迎爽元果逃奔行在後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僖宗中和二年五月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六月魏博節度使韓簡有棄井之志自將兵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三年秦宗權所拔光州刺史李罕之帥衆歸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鄭州不下爽復襲取河陽簡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迎戰於武陟魏兵大敗而還

中和四年李克用將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

僖宗光啓二年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經畏李罕之難制引兵襲罕之於龍池爲所敗罕之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孫儒陷河陽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三年孫儒發河陽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求援於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初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徵求無厭全義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

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求救於李克用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丁惠等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奇兵迎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

道康君立等引軍還表丁惠為河陽節度使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烟火殆將十年

僖宗文德元年李罕之引河東兵圍河陽丁會牛存節敗河東兵於洧河

昭宗大順元年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降朱全忠全忠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全忠入河陽

張洛韓建為李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踰王屋至河陽散民屋為椳以濟河師徒亡失殆盡

大順二年李克用南巡澤潞至懷孟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陷孟州秦昭河陽節度使趙光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昭宗光化三年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侯言不意其至須狼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祐國軍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濠外河東兵乃退

李罕之在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後罕之背晉歸梁梁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

令狐楚自河陽徵入至閩鄉暴風有神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神將當還錄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為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閩鄉常侍豈宜問馬

裴公美刻意翰墨真楷道媚作行書尤有體法濟源坊口建化成寺僧粉額以候休題他日見之神色自若以袖搢墨而為書之字勢奇絕見者嗟賞

裴公美志操堅正童胤時兄弟四人學於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畫講經籍夜課賦詩處人有以鹿為贊者兄弟魚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牛存節事諸葛夷於河陽夷卒節顧其徒曰天下洵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朱溫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溫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

梁朱溫開平元年以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開平二年朱溫將救劉仁福於定難恐晉兵襲西京以李思安為都指揮使將兵萬人屯河陽朱溫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綏銀積中曰無足慮也十二月溫聞趙與晉合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於邢洛

梁乾化元年王景仁等敗於柏鄉河朔大震復以楊師厚為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

乾化二年六月友珪弒逆八月十一日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團結於州南十五里華村黎明潰亂東走所過剽掠遺霍彥威等討之

唐莊宗同光末李嗣源引兵而南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

石敬瑭反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排陣使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進奔河東敬達告敗於唐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

唐同光二年上遣皇弟存渥子繼岌迎太后於晉陽庚申上出迎河陽從太后入洛陽

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馬坂祭突厥神唐帝親征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潛自通于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唐帝入懷州憂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歎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即使我心胆墮地劉延朗則在明敗於團柏遁至懷州唐主始知晉帝即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崧勸唐主南還從之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符彥饒張彥奇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晉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己丑唐主

命河陽節度使裴從簡等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

晉帝至河陽其從簡迎降唐主命宋審度等將千餘騎至白司馬坂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奔於北軍諸將謂審度曰何地不可戰誰敢立於此乃還

晉高祖天福二年張從賓范延光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

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為聲援晉祖召侯益謂曰宗社危若贅旒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

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行營副都部署大敗其衆從賓乘馬入水溺死晉祖喜拜益河陽三城節度使

天福五年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

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遁入敵國宜早除之晉帝不許

開運元年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備契丹遣李穀南至懷孟督軍糧穀密奏大軍危急之勢請發

兵守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將軍關勳走馬上之詔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成河陽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

趨河陽捕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

天福十二年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汴河歸其國命武行德將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

德與將士謀曰今為契丹所制將遠去鄉里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

良策乎衆以為然相與殺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

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

契丹遣方太詣洛至鄭州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

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契丹耿崇美崔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以武行

德為河陽節度使帝令羣臣議進取蘇達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契丹繼進通天并抵孟津為便

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從之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

千救之戰於太行南坂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

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史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

周世宗顯德元年世宗新立開北漢兵入寇自將禦之三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

控鶴都指揮使趙晁私謂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言此必

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並晁械於懷州獄壬辰過澤州與北漢軍遇河陽節

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人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樊愛能何徽降於北漢北漢既敗樊愛能何徽南走劉

詞遇愛能於塗愛能等止之揚言官軍已敗績矣詞不從引兵而北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

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帝歸懷州釋趙晁之囚顯德二年孟州河境堤

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河陽節度使白重贊慮北

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慚作而還孟洛之民數日驚擾

顯德中折從阮遣表稱李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為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

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

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即遣處耘部送闕下

宋太祖建隆元年即位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兵潞州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

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

而聲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擊之勅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

矣五月詔親征李筠命韓令坤屯兵河陽建隆二年孟州河決

張保續歷事六朝未常有過從征李筠以足疾留河內

建隆四年河溢孟州境堤太祖開寶五年十月庚子幸河陽節度使張仁超第

視疾六年懷州河決汴民居田疇甚衆李筠叛命李崇矩率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破

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溢溫縣

三年五月懷州河決

七年十月河決懷州武陟害民田獨臨河民租

八年十月孟州河漲損民田

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

真宗景德元年遣使撫諭懷孟等州放強壯歸農

四年西幸道出河陽

眞宗天禧元年三月令作漳慶濟懷州流民

仁宗明道二年蝗

三年雨赤雪

仁宗慶曆六年嘉禾異畝同穎

英宗治平七年黃沁二河溢

神宗卽位減兩京畿內鄭孟州囚罪一等民役山陵者蠲其賦

熙寧三年降兩京河陽罪一等

五年河陽陽臺觀醴泉出

七年二月發常平米賑河陽饑民

十年七月河陽河水溢壞南倉溺居民

神宗元豐二年河陽產芝懷州禾合穗

元豐三年二月降兩京河陽囚罪一等

六年懷州禾異隴同穗

呂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之其設燕

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

圖書之奧

曾公亮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除河陽三城節度

使王珪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旌巨節遂臨

踐土之邦開脩珍臺獨揖浮丘之袂顧珪笑曰此句

甚熟想備下多時珪曰誠如聖訓

宋神宗思馬政不善詔河南北分置廉收使又置都

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學生監

元豐七年懷州黃沁河泛溢大雨損稼壞廬舍

元豐八年十一月減兩京河陽囚罪一等杖以下釋

之

哲宗元祐二年懷州禾異隴同穗

紹聖元年二月減兩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是年武

防縣禾合穗

宋綬以澤州司理遷爲河陽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

見道上棄尸若剛剝狀者甚衆竊嘆郡縣之不治既

至河陰得囚盜六輩殺人而繫之如是十餘年掩其

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胥

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刑之而流其家人

徽宗政和二年陽臺觀醴泉出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之子以薦特授大名府助

教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

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問恕召康詣

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

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

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

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恕又出光門

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

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

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証燾不悅會吳處

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

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徽宗時幸濟源華蓋山

欽宗靖康元年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綱赴兩河留

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

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

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今河北河東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

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

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种師道駐兵河陽金使王訥來禮甚倨知金必大舉

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

其怯名還

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到破降至河外宣撫折彥質

以兵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亦盛與之戰勝

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

之衆皆潰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

知河陽燕瑛棄城走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十三人死之

金幹離不自具定趨汴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

城馮舜至自金軍以爲尚書左丞游與李若水至懷

州金使蕭慶採與俱還

高宗建炎元年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

攻河南

建炎二年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

賊粘沒喝留兀朮屯兵河陽以待之

高宗紹興十年岳飛使梁與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

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

又破金太尉兵於濟源梁與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兀